

到羣象中者故戶

丁珍



到羣衆中去落戶

丁 玲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書號 18

字數 75,000

到羣衆中去落戶

著 者 丁 玲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前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 1—53000
定價 4,000元

一九五四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內容說明

這裏收集了作者從一九五一年到現在三年來所寫的十一篇關於文學問題的論文和批評文字。作者以多年的創作經驗和親身體會，對當前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某些作品，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見解。

目次

作爲一種傾向來看……………	一
爲提高我們刊物的思想性、戰鬥性而鬥爭……………	二三
要爲人民服務得更好……………	三五
談新事物……………	三八
談與創作有關諸問題……………	六四
到羣衆中去落戶……………	八八
怎樣對待『五四』時代作品……………	一〇四
介紹『一年級小學生』……………	一〇九
我讀『收穫』……………	一二三
讀魏巍的朝鮮通訊……………	一二三
『朝鮮通訊報告選』序……………	一三六

作爲一種傾向來看

——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

也牧同志：

兩個月以前吧，我曾收到你給我的一封信，希望我約你一個時間來談談你的『創作』問題。這事我一直放在心上；可是當時有些事，接着我又離開北京到南方去了。等我回來，就看到報刊上對於你的創作已經展開了批評，聽說你還有些苦悶。那麼，我就更覺得我應該再仔細讀讀你的作品，向你有些建議才好。趁着我這幾天還沒有動手做別的工作，我便又讀了你的『我們夫婦之間』、『海河邊上』、『愛情』和長篇小說『鍛鍊』。

從什麼地方說起呢？我想把時間拉回去一年，從去年的夏天說起吧。那時『我們夫婦之間』才發表不久，有人向我說這篇小說很獲得一些稱讚，很多青年人都喜歡。我就曾經和康濯同志說，這篇小說很虛偽，不好，應該告訴你，糾正這種傾向，不要上當。當時我知道康濯同志把我的意見，以及他自己的意見，告訴過你，不過沒有引起你的重

視。那時我們（我這說的是『文藝報』的幾個編輯同志）還並不打算對你有所批評。我個人更不想在報紙上公開來批評你的作品。理由很簡單，我那時還以為你的作品影響並不大，尤其是在我們所接觸的範圍裏，就更明顯；而且覺得對於你也需要鼓勵多於批評。可是後來，慢慢地覺得情形不同了。你的作品，的確不只在青年讀者中有影響，我們也從另外一些作品中，看出這種傾向來，最明顯的例子，是重慶『新華日報』上登載的盧耀武同志的『界限』。盧耀武同志那篇小說，描寫一對共產黨員的夫婦，也是為了一些極平凡的瑣事，極無原則性的瑣事，在夫婦之間鬧了一場風波，但作者却把那吵嘴的性質，也安排成為思想鬥爭和自我批評了。那篇文章，當時在重慶就受到批評。依我看，『界限』比起『我們夫婦之間』來，却老實的多了。它的毛病，它對於幹部的歪曲，對於現實生活的歪曲，都還是用比較直爽的表现方法，是容易看得出毛病來的。那時重慶方面，對這篇小說進行了嚴格的批評，却沒有把你的作品聯系起來討論。但據最近我們收到重慶的來信說，那個時候，也討論到『我們夫婦之間』了的，不過因為是北京刊物登載的作品，他們不願隨便發表意見。再後，你的這篇不好的作品，却被許多『專家』們欣賞了。你的作品，在某些地方有了更大的市場，在上海被搬上銀幕，一個又一個（聽說『鍛鍊』也曾有人想改為電影），你的作品，已經被一部分人當作旗幟，來

擁護一些東西和反對一些東西了。他們反對什麼呢？那就是去年曾經聽到一陣子的，說解放區的文藝太枯燥、沒有感情、沒有趣味、沒有技術等的呼聲中所反對的那些東西。至於擁護什麼呢？那就是屬於你的小說中所表現的和還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這篇小說之內的，一切屬於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來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這些東西，在前年文代會[●]時曾被堅持毛澤東的工農兵方向的口號壓下去了，這兩年來，他們正想復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給了他們以空隙，他們就借你的作品而大發議論，大作文章。因此，這就不能說只是你個人的創作問題，而是使人在文藝界嗅出一種壞味道來，應當看成是一種文藝傾向的問題了。爲了保衛人民的文藝（現實主義的文藝）在一種正常的情況下前進，因此陳涌同志有了對你的批評。這是非常好的。當然，陳涌同志很謹慎，他的確還沒有擊中你的要害，但跟着，許多讀者也對你有起批評來了，不管這些批評有沒有說透徹，但熱情地關心這些問題，這對於你，對於文藝批評工作，都是有好處的。因此，我也更覺得有責任來發表點意見。我也不會說得很透徹，但希望於你，於問題，都有一點好處。如有不妥的地方，也願提出來大家討論。因此，

我把這封信公開發表。

現在讓我們直接談作品本身吧。你是看過舊戲的，舊戲裏，常常看得到有兩個丑角，在台上出洋相，一個大丑角盡量戲弄一個小丑角，並以此去博得觀眾哈哈大笑，一直把小丑角的洋相出盡了，兩個人互相笑笑，來完結這場小噱頭戲。『我們夫婦之間』，實際就是這種情形。你先替李克同志在鼻子上擦了一些白。李克一出場，就不正派，是一個壞知識分子，而且作者還在那裏敲着小鑼，叫道：『看呀，這小子真不像人呀，他一聽到爵士音樂就發鬆了呀！你們看他那麼得意呀！』這個李克，跳了一陣加官之後，在他後邊出場的，却是工農出身的張同志，張同志從始至終，是被幕後的導演（作者）和大丑角李克奚落够了的。有些地方，好像是在說她好，說她堅定，說她倔強；但這種地方，實際又是在說她缺少文化，窄狹，無知，粗魯。譬如寫了她在剛進城時，罵那些愛打扮的女人，後來却又說她並不是那樣固執的，她已經在某些觀點上和生活方式上有了改變。什麼改變呢？『她在小市上也買了一雙舊皮鞋，逢是集會、遊行的時候就穿上了！回來，又趕忙脫了，很小心地藏到床底下的一個小木匣裏……』作者這樣形容了她還不够，還必得讓李克說一句風涼話：『女同志到底是愛漂亮的呵！』再如這位女同志，一邊正經地在說：『同志！狹隘的保守觀點要不得！』這好像也是在表揚她，可是

那個鼻子擦了粉的大丑角李克，就在旁邊說：『哈哈！她又學了一套新理論啦！』這種手法，從作品開頭，一直到末尾，到處都是，把這個工農出身的女幹部形容一頓。陳涌同志所引過的那一段，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凡是形容她的時候，都很具體、形象、生動，一寫到她『好』的時候，作者也好，李克也好，總要在旁邊插科打諢地嚷道：『嘿，看呀，她居然會這樣說了，她進步了呀，她呱呱叫呀。』一直到最後，當把這個女主角出够了洋相之後，還要讓人哭笑不得的來這樣一個鏡頭：『她說完了，嘆了口氣，把頭靠到我的胸前，半仰着臉問我……我爲她那誠懇的深摯的態度感動了！我的心又突突地發跳了！我向四面一望，……微風拂着她那蓬鬆的額髮，她閉着眼睛……我忽然發現她怎樣變得那樣美麗了啊！我不自覺地俯下臉去，吻着她的臉……』

一般的趣劇，我們是不反對的，丑角戲也不反對，舊戲裏常有借丑角來說出許多旁人不該說出的真理。所以如同相聲之類，我們今天還是歡迎的；只要真正能嚴肅地對待它，就可以產生好的諷刺文學。但『我們夫婦之間』又不是這種形式，它儼然地在那裏指點人們應當如何改造思想，如何走上工農分子與知識分子結合的典型道路。它表面上好像是在說李克不好，需要反省，他的妻子——老幹部，是堅定的，好的，但結果作者還是肯定了李克，而反省的，被李克所『改造』過來的，倒是工農出身的女幹部張同

志。所以，當我第一次讀這篇小說，和最近再讀的時候，最使我不愉快的，就是這種虛偽的地方（『鍛鍊』也使人同樣有這種感覺）。

李克實際上是個很討厭的知識分子。他最使人討厭的地方，倒不是他有一些知識分子愛吃點好的，好抽煙，或喜歡聽爵士音樂的壞習氣，或是其他一般知識分子的缺點。最使人討厭的是：他高高在上地欣賞他的老婆的優點哪，缺點哪，或者假裝出來的什麼誠懇的流淚了哪，感動了哪，或者硬着脖子，吊着嗓門向老婆歌頌幾句在政治上我是遠不如你哪，或者就又像一個高貴的人兒一樣，在諷刺完了以後，又俯下頭去，吻着她的臉哪……李克最使人討厭的地方，就是他裝出一個高明的樣子，嘻皮笑臉來玩弄他的老婆——一個工農出身的革命幹部。但假如你要責備他的時候，作者蕭也牧又會跑出來說：『我是說李克不行，他還需要很大的改造，我並不是當一個肯定的人物來寫的。』也牧同志！在這裏，也許你也是真心地想對李克有所批評，但事實上，你卻的確是很能地玩了一個花頭！你這篇穿着工農兵衣服，而實際是歪曲了嘲弄了工農兵的小說，却因為制服穿得很像樣而騙過了一些年輕的單純的知識分子，正迎合了一羣小市民的低級趣味。這種迎合，我覺得你個人也應負責，應該早就有所警惕的。

什麼是小市民低級趣味？就是他們喜歡把一切嚴肅的問題，都給它趣味化，一切嚴

肅的、政治的、思想的問題，都被他們在輕輕鬆鬆嘻皮笑臉中取消了。他們對一切新鮮事物感受倒是敏快的。不過不管是怎樣新的事物，他們都一視同仁地化在他們那個舊趣味的爐子裏了。

工農出身的革命女幹部，我們也見過的。我以為其中的典型人物是不不少的，如李鳳蓮同志吧，她就是一個挨打受氣的童養媳出身，參加革命後做女工，由於她的階級覺悟，當了工作模範，勞動英雄。她從偏僻的山溝裏，到了大城市哈爾濱、瀋陽、北京，解放瀋陽時，她在工廠裏做軍代表。城市給她的印象，一點也不是對於一些細小生活上的反感，而是在強烈的主人翁的感覺中，使她興奮。她學習了黨的城市政策，她的責任感促使她如飢似渴地去學習許多新鮮而複雜的事物。因此，她在同志之間，是彬彬有禮，誠懇謙虛。在工作方面，決不退却。我同她在東北時住在一塊，出國時又在一道，哪裏會是你所描寫的那麼一個雌老虎似的潑婦樣子呢？你怎麼能把當作典型來寫的一個工農出身的女幹部，寫成是偷了丈夫的稿費往家中去寄錢的呢？所以說，你所描寫的人物，在表面上你是替她們打扮了一下的，但這種打扮不過為的是出乖賣醜。因此說你是不喜歡這個工農出身的女幹部的，並不過分。你如果真的愛這種人，你就應該去寫李鳳蓮、李秀真、戎冠秀、劉胡蘭這一類的人，你就會寫一些真真可愛的人。當然，你可以正面

批評她們某些缺點，只要你是嚴肅的，真真從心裏尊敬這些人，或者你的確看見過像你所描寫的這種無修養的工農分子，你並不愛她，並不喜歡這種極不典型的個別分子，那麼你爲什麼要寫她呢？爲什麼又要把她裝扮起來，給她插上正確的革命幹部的旗子，出她的洋相呢？

再說你所欣賞的李克同志吧。李克也完全不是老解放區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他一點都不像是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如果解放區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至今還像李克同志那樣有這種趣味和情調，那麼就不能說明解放區的政府、共產黨、毛主席對他們的苦心教育。解放區的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有過很好的改造，成了優秀的勞動人民的戰士，小部分雖還殘留着一些弱點，但基本上也不是李克同志那樣的了。李克完全只像一個假裝改造過，却又原形畢露的洋場少年。也牧同志，你爲什麼要欣賞這樣一個人物，而且還拿他作爲今天知識青年的指路標呢？你在晉察冀邊區住過不少年，也做過羣衆工作，經過各種鍛鍊，爲什麼一到北京就又讓李克這樣的人物在你的作品中洋洋得意呢？僅僅爲了這點，我也很替你難過。

因爲你首先攫取的人物不對頭，而又只是描寫一些夫婦之間的生活細節，所以與你企圖說明的主題——知識分子與工農幹部結合的問題——就成爲很不恰當的了。要寫這

樣的主題，材料是很多的，你爲什麼偏要寫這樣一對夫婦呢？我想這是同你所熟悉的，作爲你小說人物的模特兒的一對夫婦有關的。那我要問你，你對於你所採用的模特兒真的覺得是工農結合的典型嗎？那不會是的。如果說你真對這模特兒感覺興趣的話，那也只不過因爲你是太同情、太喜歡那男主人公李克罷了。

原封不動的或動得非常少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總是不甘寂寞的。他也革命，但如果他在廣大的工農兵隊伍裏找不到羣衆時，他就又要回到小資產階級的行伍裏去找羣衆了。或者，他在工農兵隊伍中做個不十分爲人注意的戰士感覺艱苦時，他也就容易駕輕就熟地回到小資產階級中去出風頭。也牧同志，你是有人民的讀者的，你過去的一些短篇散文，就有過一些讀者，我曾是你的一個讀者，在阜平抬頭渴時我曾把這個意見告訴過你。你應該不放棄這些讀者，而要教育那些比較講求趣味的讀者，却不是迎合他們。他們向你唱的讚歌，雖說好聽，可是你不應該就被蒙蔽呀。我記得，康濯同志在這點上，也曾向你進過忠言。

在我們的作家中，文藝寫作者當中，的確還有人往往只看見生活中的缺點。他天天希望自己能寫出偉大作品，然而却看不見偉大人物的偉大的生活變革。他只在繁瑣的生活中找缺點，而且還喜歡將自己的色調塗上去。我們的讀者中，目前也還有一些喜歡看

缺點的人，他們也說喜歡工農兵，喜歡勞動模範，戰鬥英雄，喜歡革命幹部。但是你寫得好，他們說不現實，不親切，你一寫缺點，其實是歪曲現實，他們就大加讚賞，說這個不公式化，有『人情味』。這些人好像也很關心文藝，却只是站在他們的舊觀點舊趣味上來『欣賞』文藝。也許他們別的方面都很『革命』了，制服穿得挺好，然而就是這種『藝術的欣賞』，却還沒有改變。如果這只是個人的欣賞，也就算了，他可以在故紙堆中去找安慰的；但事情不是這樣簡單，在這部分人中間，有的却要來爭取羣衆，爭取思想領導，因此他必定得宣傳些什麼，鼓吹些什麼，宣傳那些抽象的，沒有階級觀點的所謂『藝術性』、『技巧』、『人情味』、『文藝也可以爲小資產階級』；反對些什麼呢，反對他們所認爲的枯燥、單調、粗糙。他們決不能說工農兵不好，只會說工農兵長相不好，沒有文化，可笑，還有許多缺點，還應該有自我批評。他們也不能說他們自己就好，只說像他們那個樣子，像『我們夫婦之間』那個樣子，才是典型的工農兵。這些，正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老早讀過這些話，也懂得，可是我們在這種傾向面前，却缺少警惕，講究朋友關係，愛面子，怕得罪人，無原則的團結，大家不說。有些人自

己也弄糊塗了，跟着喊『我們主要的問題是技巧』；更有些人回復到原來的地位上去了，看見自己還有那麼幾個穿得很漂亮的油頭粉面的『羣衆』，倒很得意咧。

也牧同志，我一口氣同你談這許多，只在想幫助你思考你的作品的問題。你是有寫作能力的，希望你老老實實地站在黨的立場，站在人民的立場，思索你創作上的缺點，到底是在哪裏。羣衆的眼睛是亮的，就是那些曾屬於你的讀者，也會有些變化的，尤其是知識青年，他們在很快地進步着，他們很快就會丟開你，而且很快就會知道來批判你的。只要你想通了你的錯誤，的確老老實實地努力改造自己，相信你可以寫出好作品來。你過去的一段生活，並不白廢，而且只要加以正確的利用，就還是可以生產利息的。我誠懇地希望你不要輕飄飄地來看待文藝界同志們對於你的批評。

敬禮！

一九五一年七月

爲提高我們刊物的思想性、戰鬥性而鬥爭

——在北京文學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這兩年來，我們出版了不少刊物，據今年五月間統計，僅僅文藝刊物，全國一共有九十多種，其中大部分是不上不下，毫無目的，也沒有錯路的雜誌。宣傳會議後，地方刊物都有些調整，在編輯方針上也有些改變，但全國性的大型刊物都看不出有什麼顯著的改變，也沒有看到有所檢討或新的計劃；因此在這次學習中，改進我們的刊物，提高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戰鬥性是一個迫切的任務。我今天就這個問題談一談。

文學藝術的刊物，是表現文學藝術思想活動的工具，一切活動，創作的、批評的、學習的結果都在這裏發表出來。文學藝術工作的成就和缺點都憑藉刊物到羣衆中去發生好的或壞的影響。我們的刊物是我們工作的司令台，我們要整頓我們的思想、作風、工作制度，也必須要整頓我們的刊物，整頓我們的喉舌，整頓我們與羣衆聯系的最密切的工具。不整頓思想，雜誌沒有辦法辦好。在整頓思想中首先要我們對雜誌刊物的認識、任務搞清楚，從而訂下我們今後的方針以及工作的步驟。